

# 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

李如龙 吴茗

## 【内容提要】

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贯穿始终，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然而多年来我们却一直没有找到一条高效、科学的词汇教学途径。本文提出并阐释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区分频度原则和语素分析原则，强调层次观念，试图找出一条可操作性较强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高效之路”。

【关键词】 对外汉语 词汇教学 区分频度 语素分析

学习语言，词汇是基础，它应当贯穿学习的始终。汉语的词汇体现了语音的结构和变化，组成语句又体现了种种语法关系，学习词汇也连带学了语音和语法。词汇教学的效果直接影响着留学生汉语的整体水平。然而，词汇教学又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困难的环节。因为汉语词汇数量庞大，系统繁复，外国学生又全然没有语感。至今为止，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尚未建构起一个理想的词汇教学体系，尚未找到高效的词汇教学途径。

汉语的词是集形音义于一体的字构成的。中国人学母语都由字及词，经过字义的组合和类推去理解词义。但是，十几年来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总是以语法教学为中心，把词作为最基本的教学单位，教材中只列词义、不列字义，忽略了汉字（语素）与词的密切关系，结果“学生看不清汉语词汇的规律，不知道汉语词汇跟汉字的密切关系，学习和记忆起词汇困难很大。”<sup>①</sup>。近年来，“字词直通、字词同步”的思想逐渐为学界认可，“词本位”的教学理念受到挑战。“语素教学法”、“字本位教学法”等都试图抓住汉语的特质，抓住构词的最小单位——汉字（语素）来进行汉语教学。“字本位”的思想打破了“字”和“词”之间的森严壁垒，进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个具体可操作的，从汉字（语素）出发，合理把握字词关系的词汇教学体系。

要建立这样一个词汇教学体系，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如实地把握语言的层次，严格区分字、词的频度，贯彻常用先教的原则；理清字义和词义的种种关系，贯彻由字及词的学习导向。本文认为贯彻这两个原则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高效之路”，下文试作一番分析。

## 一、关于区分频度原则

任何事情都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语言教学更是如此。国外语言教学界早就注意到利用计量统计的结果，注重语言教学中的词量控制。30年代英国的语言学家帕默尔就指出，任何语言里最常用的1000词总要覆盖用词频度的85%。后来的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个数据大体不差。在我国，从陈鹤琴的《语体文应用字汇》算起，汉字频率统计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词汇频度的统计研究，也有了《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现代汉语

频率词典》(以下简称《频率词典》)等成果。汉字、词汇教学首先可以在计量统计的基础上,抓住常用先学、常用多学的频度原则。

### (一) 关于汉字频度

汉字总量多达数万,词语更是数不胜数,并且词汇的队伍还在不断繁衍扩大。汉语词是由汉字构成的,词汇教学离不开汉字教学,我们先从汉字的频度问题说起。《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综合汉字的使用频率、构词能力等各项指标,确定了2500个常用字和1000个次常用字,并且进行了检测,“结果是:2500个常用字覆盖率达97.97%,1000个次常用字覆盖率达1.51%,合计(3500字)覆盖率达99.48%”<sup>②</sup>。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首先应该体现出常用字与非常用字的层次,当然,语言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3500个常用字不可能在教学过程中一股脑儿出现,更不可以只是“昙花一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常用字中再划分出若干层次,安排它们合理复现,实现螺旋式的递进。

在常用字中再划分层次,必须综合考虑字频、构词能力等多种因素。《频率词典》中指出“前100个汉字……累计频率为47.52040%,出现在245次以上的前1000个高频汉字……累计覆盖率达91.25619%”,<sup>③</sup>而从汉字的构词能力来看,“构词能力在10条以上的1689个字,它们出现的字次总数达到全部语料的91%强”<sup>④</sup>。从这些数字上来看,常用汉字的再分级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我们对《频率词典》中《汉字构词能力分析》表列出的前70个字进行统计,它们的构词数都在100个以上,在频率词典所依据的180万语料中,出现次数都在1000次以上,属于高频汉字。它们的平均笔画数为5.7画,远远低于7000通用汉字10.75画的平均笔画数<sup>⑤</sup>。其中,构词数在200个以上的前11个汉字,“子、不、大、心、人、一、头、气、无、水、地”结构就更简单了,平均笔画数仅为3.5画。可见,生成能力最强的汉字,不但在语料中使用频率高,在形式上也是最简单易学的,这部分汉字应该先学,也容易掌握。

另一方面,区分汉字频度,不仅要看汉字自身的使用度和构词能力,还要看它们作为构词语素时,语素义的使用频度。汉字构词能力愈强,也就意味着这些汉字作为语素时,义项可能愈多,意义上更加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再从语素义上再把关,具体考察每个义项的使用频率,找出最常用最基本的语素义,从微观角度上再分层次。下文我们将结合多义词的义项层次划分举例说明。

### (二) 关于词语频度

从词的角度来说,《频率词典》8548个高频词中“出现1000次以上的词共175个……累计频率为48.8337%,出现100次以上的词共1678个,……对语料的覆盖率为80.1015%”,前5000个词“对语料的覆盖面达到91.6675%”。<sup>⑥</sup>因此,与汉字一样,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也必须区分词的频率,做到常用先学。区分常用度的目的是为了集中力量,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构词规律和词义组合规律,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① 《字本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贾颖 载《汉语学习》2001年第8期

②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编 语文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③ ④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出版

⑤ 见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出版

⑥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出版

同时，常用词在语料中出现的频率高，看起来“脸熟”，也容易加深记忆。在熟记常用词，培养出“语感”、“词感”，掌握由字到词的学习规律的基础上，词汇量的再扩充也就不是难事了。“教是为了不教”，教材中对词量的严格控制，是为了教材之外，学生自行扩展词汇的能力不受限制。

常用词的义项数往往较多，在教学中，对多义词义项的处理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目前对外汉语教材中对多义词义项的处理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随文释义，二是一次性地列出多个义项，以前者最为常见。随文释义由于受到课文语料及语法点的限制，词语的出现、义项的出现都由课文和语法来决定，在词语和义项的安排上无法遵循常用先学的规律。下面，我们选取多义词“把握”为例。

《现代汉语词典》中，“把握”一词有三个义项，义项①为“握；拿”，义项②为“抓住（抽象的东西）”，义项③为“成功的可靠性（多用于‘有’和‘没’后）”。这三个义项中，①是本义，②是引申义，③是在②基础上的再引申。为了考察这三个义项在实际语言中的出现频度，我们从8700万字的大规模语料库（其中含6000万字新闻语料和2700万字文学语料）作了检索，得知“把握”一词总共出现4926次。各义项分布如下表：

表1 “把握”一词的义项分布

	总计	义项 1	义项 2	义项 3
语料条数	4926 条	7 条	4075	844
百分比	100%	0.14%	82.72%	17.13%

由上表可见，“把握”一词使用频度最高的是义项②“抓住（抽象的东西）”。在我们的教材及教学活动中，这一高频义项却得不到体现，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汉语初级教程》、《汉语中级教程》、《汉语高级教程》共8册课文中，“把握”一词一共出现了两次，都是③的用法，都没有①②的用法。教师直接讲授义项③，体现不出词义教学应有的层次，学生不易理解，只好死记硬背。我们认为，在教学活动和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必须适当考虑义项的实际使用频率，尽量按照频度来安排义项学习的顺序及比重。在对义项按照频率划分层次的基础上，再结合词义发展的脉络来安排教学，学生可以较快地理解掌握较为抽象的词义，同时可以增进他们对于汉语词义组合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培养语感。根据频率安排多义词义项的教学，可以先教高频语素义，再教含有该语素义的合成词的高频义项，有时还须综合考虑学生理解能力的局限，先简单介绍易理解的本义，再讲解引申义，通过本义帮助学生理解引申义。

以“把握”这个词为例，我们这样来安排教学进程：先打手势介绍“把”和“握”的语素义“用手抓住”、“用手拿”，这样“把握”一词的本义（①）就显而易见了，然后再根据课文的上下文讲授引申义②和③。

### 三、关于多音字的音项频度

从语音的角度来说，汉语中有一定数量的多音字，《普通话异读及音变词语手册》中收录的常见多音字就有580个，字的读音不同，意义也不同。“越常用的字往往异读多，义项也多，常见音和生僻音，常见义和生僻义的频度也是很不相同的。教常用的基本字不能只教一音一义，也不能把所有的音义都教全，而应该先选教其中的常见音和常

用义”。<sup>⑦</sup>

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于多音字的处理方法，也可以依据频度原则分为三类。首先，对于那些使用频率很低、构词数也很少的音项，初级教学中可以考虑略去不教。如：“场”有 cháng 和 chǎng 两个读音，与 chǎng 相比，cháng 的构词数量低，在意义上跟 chǎng 也比较接近，对外汉语教学中完全可以忽略对 cháng 这个读音的介绍。第二，有的音项构词数很少，但是它所构成的词在实际语料中使用频率却很高，则宜安排在适当的阶段进行教学。如：“便”有 biàn 和 pián 两个读音，除了“大腹便便”和“便宜”之外，其他词中，“便”都读 biàn。但“便宜”是处于《频率词典》第 2442 位的高频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用，“便宜”这个词可以当作特例提出，在基础阶段进行教学。第三种情况是多音字的各音项构词数量都不少，所构成的词中，又都有一部分使用频率较高。这种情况较为复杂，以下就以“乐”字为例，作一具体分析。

我们从 8700 万字的大规模语料库中共检索出含“乐”字的语料 32139 条（排除“乐”用作单音词和用于专有名词的情况，剩余 31701 条），分布如下：

表 2 多音字“乐”的主要构词情况及语料分布表

乐(lè)组词	出现次数	乐(yuè)组词	出现词数
快乐	3315	音乐	6219
欢乐	3256	交响乐	2696
俱乐部	2050	乐团	2214
娱乐	1993	乐队	1457
乐观	1570	乐器	963
乐园	611	乐曲	881
乐趣	579	声乐	583
乐于……	511	民乐	432
游乐	464	乐章	411
乐意	376	乐坛	211
享乐	305	乐谱	175
以……为乐	236	乐师	103
		乐手	90

《现代汉语词典》中，乐(yuè)有 2 个义项，乐(lè)有 4 个义项，排除作为姓氏的义项，乐(yuè)只有 1 个义项，乐(lè)有 3 个义项：①快乐，②乐于，③笑，其中义项②③都可以由义项①引申得来。

两个读音统率下的合成词数目相差不多。在 31701 条语料中，读 lè 的共 15266 条，占 48.16%，读 yuè 的共 16435 条，占 51.84%，可见，两种读音在语料中的使用频率也基本相当。但是，具体看来，在每一个读音的统率下，都有几个词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如：lè 统率下的“快乐”、“欢乐”、“娱乐”、“乐观”使用频率较高，词义都与“快乐”有关，“俱乐部”虽然是从日语中借来的外来词，其中的“乐”也可以解释为“愉快、高兴、快乐”。读音 yuè 统率下的“音乐”、“交响乐”、“乐团”、“乐队”、“乐器”、“乐曲”使用频率较高，词义都和“音乐”有关。

<sup>⑦</sup>出自李如龙《华文教育的基本字集中教学法刍议》载《海外华文教育》2001 年第 2 期

我们可以依据频率的高低，结合词义发展的脉络，对“乐”的读音及义项进行层次划分，同时注意对由同一个语素义构成的词进行归类教学。先教“快乐”和“音乐”两个最基本最常用的词，从这两个词中提取“乐”最基本的语素义，再进一步拓展含“乐”的词汇，两种音的高频词都教完后再复习总结读音规律。

## 二、关于语素分析原则

### （一）语素分析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汉语的词由字组成，常用字的数目不多，组成的词语却层出不穷。《频率词典》的8548个高频词就仅仅用了2818个汉字。汉语又是重意合的语言，“汉语不是音位文字而是语素文字。汉语掌握了3000常用字就同时掌握了3000个左右的基本语素”<sup>⑧</sup>。汉语词义的一大特点就是语素义与词义关系密切，并且语素义的数量比词义的数量少得多，因此，通过语素分析来进行词汇教学，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汉语单音词词义和语素义是重合的，而大多数复音词也能通过语素分析的办法找到构词的理据，分析词的语素义是理解词义的基础。总的来说，汉语中的词义可以分为可用语素义分析论证和不可用语素义分析论证两大类。

首先，从单音词来看，8548个高频词中，单音词有2333个，占高频词总数的27.30%，频率最高的前13个词全部为单音词，前175个词中有144个是单音词，前1678个词中有829个是单音词。可见，语素义和词义重合的单音词在高频词中占有很大比重。

其次，从复音词来说，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曾经建立了一个大规模数据库。对覆盖6763个汉字的汉语语素及其所构成的二字词、三字词及四字词进行了穷举性地描述。他们的结论是“语素在构词时意义绝大多数保持不变，少数变化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语素基本上是一个封闭集，具有长时间的稳定性”<sup>⑨</sup>。这个结论为词汇教学坚持语素分析原则提供了一个数据上的支持。

为了使研究更有针对性，我们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基础部分的双音词为材料进行分析。符淮青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将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分为五大类型，我们参照这个标准，将《大纲》甲、乙两级，共1859个双音词，2494个义项分为“直义”、“转义”、“偏义”、“无关”四类。其中，“直义”表示构词语素义与词义有直接联系，语素义直接相加可以得到词义；“转义”表示构词语素义叠加后还要稍作引申或转换才形成词义；“偏义”表示构成合成词的两个语素中有一个语素的意义失落；“无关”表示构成词的语素无法显示词义，结果如下表：

表3 《大纲》语素义与词义关系分析情况表

词义与语素义情况	语素义与词义有关			语素义与词义无关
	直义	转义	偏义	
义项数（共2494）	1182	1039	153	120
百分比	47.39%	41.66%	6.13%	4.81%

从总体上来说，“直义”、“转义”、“偏义”这三类双音词词义都与语素义有一定的联

⑧ 《论汉语教学字词的统计与分析》（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代序）刘英林 宋绍周

⑨ 《基于语素数据库的汉语语素及构词研究》苑春法 黄昌宁 载《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3期

系，只是联系的密切程度不同。我们可以将语素义与词义的关系总结为“两级四类”。即可用语素分析和不可用语素分析两级，“直义”、“转义”、“偏义”和“无关”四类。

这样看来，《大纲》甲、乙两级词汇中只有 120 个即 4.81% 的词（义项），词义与语素义无关，可见，通过语素分析推进词义教学，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从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语言生成能力是完全可行的。从语素义到词义，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对词义的理解和记忆，而且能培养学生利用汉语思维的能力，进入李芳杰所提出的“以词带字定字音辨字义，以字解词证译释明词义，以字串词习旧词学新词”<sup>⑩</sup>的良性循环。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起字与词、词与词的联系，形成进一步扩大词汇量的基础。

另一方面，从对外汉语的教学对象来说，大多数学生是成年人，他们具有一定的语义推导能力，引入语素分析法安排教学，“通过字与字的组合，让学生在学会一个一个词语的同时，学会词语的组合原则和掌握语义的聚合群”<sup>⑪</sup>，才能在认识有限汉字的基础上培养他们“望文生义”的能力，开发潜在的“开放式扩展词语的能力”<sup>⑫</sup>。

## （二）语素分析法的运用

从具体的操作过程来说，要运用语素分析法进行词汇教学，每一个语素参与构成的常用词有多少，如何理清该语素义与词义发生联系的脉络，编成合适的教材，从而使字词结合的教学呈现出层次清晰的状态，做到循序渐进，都是教学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的。

从宏观上，我们可以对大纲词汇中涉及的语素义进行一定的整理，归纳出最常用最简单易学的语素义作为第一阶段教学的内容。从微观上来说，则应该考察每一个构词语素所组成的合成词，理出每一个语素的基本义、常用义，合理编写教材、设计教学活动，让学生对合成词的结构和意义组合关系有初步的了解，日后遇到旧字新词，便可利用已学知识进行合理推测。

需要注意的是：语素义与词义，字与词之间的关系或单纯或复杂，教学的时候不能只采用一种处理方法，必须按照不同的类型区别对待。

从单音词来看：单音词语素义与词义重合，只有一个义项的单音词在常用词中是很少见的，不必赘言；遇上有多个义项的单音词，应考察其义项的使用频率，依照频率顺序安排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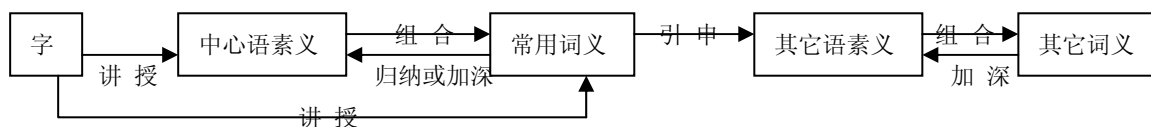
复音词的情况则较为复杂，有的汉字构成的复音词数量不少，但语素义的情况却比较简单，如上文提到的乐(l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教高频词，从高频词中归纳语素义，再推导运用到其他词义中。先教“快乐”，归纳出“高兴、愉快”的语素义，再运用到“欢乐”、“乐趣”等词的讲解中。如果一个语素有多个义项，构词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则不能简单地一股脑把所有义项都介绍一遍，必须对其常用度和难易度进行区分，让学生先接触常用易学的语素义。以语素“动”和它所构成的众多词为例，我们设计了一个树形结构的脉络图来安排相关的教学进程。

(请插入文件《活动 1》)

<sup>⑩</sup>出自李芳杰 《字词直通 字词同步》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 年第 1 期

<sup>⑪⑫</sup> 出自 王若江《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载《世界汉语教学》2000 年第 3 期

总的来说，遇到语素义与词义关系复杂的情况，学习过程的设计可以参照下图：



当然，在词汇教学中引入语素义分析方法辅助教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能生搬硬套，语素义对理解词义是有效的，但不是万能的，语素义的教学还不可能完全取代词义的教学，字的教學也不能完全取代词的教學。

## 结语

综上所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贯彻层次观念，在区分频度的基础上推进语素分析教学法，才能真正做到字词同步，事半功倍。语素分析原则与常用先学原则结合，一方面，在短时间内让学生看到自己学习的成效，可以增强其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避免长时间停滞不前所造成的学习疲劳；另一方面，能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教给学生科学地掌握汉语词汇的方法，下至汉字、上至句子、篇章，形成一个良性的自学机制，并使学习过程延伸到课外。

## 参考文献：

1. 李芳杰 《字词直通 字词同步》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期
2. 刘英林 宋绍周 《论汉语教学字词的统计与分析》（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代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3. 郑锦全 苏新春 张秀英《“词涯八千”与汉语词汇的扩展性》2003年第四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
4.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5. 符淮清《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6. 王艾录 司富珍《汉语的语词理据》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
7. 崔永华主编《词汇文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
8. 李如龙《华文教育的基本字集中教学法刍议》载《海外华文教育》2001年第2期
9. 李如龙《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论纲》载《语文世界》2001年第1期
10. 《字本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贾颖 载《汉语学习》2001年第8期
11.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编 语文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12.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出版
13.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多维性》田卫平 载《世界汉语教学》1997年第4期
14.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初探》王小宁 载《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15.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语素法”的几个问题》肖贤彬 载《汉语学习》2002年第6期
16. 《基于语素数据库的汉语语素及构词研究》苑春法 黄昌宁 载《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3期
17. 《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王若江 载《世界汉语教学》2000年第3期